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2年中国小说排行榜 / 中国小说学会编.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5
ISBN 7-5387-1658-0

Ⅰ.2… Ⅱ.中… Ⅲ.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Ⅳ.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3038号

2002年中国小说排行榜

策　　划：张秀枫　张明
编　　选：中国小说学会
责任编辑：张秀枫　张明
装帧设计：瞿中华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北京牧童之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
开　　本：787 × 1092 毫米　16开
字　　数：600千字
印　　张：36.5
版　　次：2003年6月第1版
印　　次：2003年9月第2次印刷
印　　数：20001-25000
书　　号：ISBN 7-5387-1658-0/I·1584
定　　价：3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北京牧童之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系。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东方东路9号东方国际大厦5层
邮　　编：100027　　电　　话：（010）6461543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1 学者视野中的年度小说
—— 关于中国小说学会的“排行榜”
……冯骥才
5 创新是前进的车轮
—— 关于200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及其它
……雷 达
9 2002年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会
10 2002年中国小说排行榜上榜作品

短 篇

1 《地球上的王家庄》……毕飞宇
8 语言和语言之外的世界
—— 评《地球上的王家庄》
……杨 扬

10 《黑猪毛 白猪毛》……阎连科
24 感伤:生存的无奈与生命的荒唐
—— 评《黑猪毛 白猪毛》
……王 科

26 《猫与鼠 也缠绵》……陈忠实
37 以戏剧性的情节揭示反腐败的重要性
—— 评《猫与鼠 也缠绵》
……杨剑龙

39 《库麦荣》……贾平凹
48 扰攘市声中的天籁之音
——评《库麦荣》……李　星
50
57 《白雪猪头》……苏　童
世俗中寻觅真情
——评《白雪猪头》　……陈公仲
59
70 《上边》……王祥夫
脆弱是一种美
——评《上边》……阎晶明
72
85 《我爱小丸子》……潘向黎
“蔻”味时尚女性及其塑造
——评《我爱小丸子》　……盛　英
87
100 《突厥》……杨剑敏
让精神点亮生命
——评《突厥》……张渝生
102
117 《李大筐的脚和李小筐的爱情》　……尉　然
小说中“物事”的设置与运用
——评《李大筐的脚与李小筐的爱情》
……韩石山
119
129 《给马兰姑姑押车》……刘玉栋
成长的另一种仪式
——评《给马兰姑姑押车》
……洪治纲

中　篇

131 《遥远的温泉》…… 阿　来
178 沉重的叹息
——评《遥远的温泉》
……李大鹏

180 《松鸦为什么鸣叫》…… 陈应松
217 意味深长的“鸣叫”
——评《松鸦为什么鸣叫》
…… 李运抟
219 《红汞》……王　松
250 “恶”与“恶”的撞击与互动
——评《红汞》…… 夏康达

253 《瓦城上空的麦田》……鬼　子
308 卑微的神灵
——评《瓦城上空的麦田》
…… 何向阳

311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孙惠芬
348 当心灵在不意间擦伤……
——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
…… 谭　湘

350 《救灾记》……陈世旭
400 现实和精神
——评《救灾记》……李国平

402 《七宝楼台》…… 陈　平
445 走向心灵深层
——评《七宝楼台》…… 张春生

447《猜到尽头》 …… 东
474 西
生命毁于无尽的猜疑
——评《猜到尽头》…… 金 汉
476
513《过滤的阳光》 ……衣向东
忆念与审视
——评《过滤的阳光》
…… 陈骏涛
515
548《家园》……艾 伟
让诗性在苦难中飞翔
——评《家园》…… 洪治纲

长 篇

550《解密》 ……麦家（刘进军 缩写）
554 一部充满思想和艺术张力的小说
——评《解密》
…… 吴义勤

556《把绵羊和山羊分开》……张懿翎（刘进军 缩写）
559 磨洗不掉的记忆
——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
…… 雷 达

562《远去的驿站》
…… 张一弓（刘进军 缩写）
565 历史的“张看”
——评《远去的驿站》
…… 何向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学者视野中的年度小说

—— 关于中国小说学会的“排行榜”

冯骥才

新世纪伊始，好事当开头。中国小说学会拟对社会公布年度好小说的名单，并一年一度地推动下去。名之曰“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

此举立时招来种种不同意见，褒贬皆有之。有朋友对我说，“排行榜”乃是图书市场的促销手段和媒体的把戏。一个严肃的学术团体不去埋头做学问，也要来时尚一下，流行一下，风光一下吗？

我闻之笑之。 然后说，“排行榜”的确是一种市场手段，但它对读者却有强大的导向的作用。年轻读者总会对畅销书发生好奇。其实，好书不一定畅销。一本书的畅销缘故很多，或因题材新鲜，或因内容奇特，或因书名诱惑，再加上商家的促销的手段，高明并富有创意。而市场排行榜的本身就是促销的一招。这一来，好书常常因为没有挤上排行榜反成了市场上的“另类”。真正的文学另类却因畅销而貌似“主流”。

我们的文学是不是因此受到了伤害？

可是转念一想，难道只有商家可以使用排行榜么？

其实，排行榜就是对作品的一种排名。历来各种各样的文学评奖所公布的结果，也都是一种排名。甚至还要排出一等二等三等来呢。当然，不同部门排名标准各不相同。有的偏重文学性和艺术性，有的以主旋律为准绳，有的提倡文本的创新。可是，市场的排行榜没有这种“评”的程序，不需要任何标准，它只是一种销售数字的统计与排列。看似客观与公允。但别看这个排行榜在产生之前没有标准，在产生之后却公布出一个极为强有力的标准，即市场的效应。在市场经济的时代，销售的强度就是一种实力。这种价值观使得人们容易认同图书市场的排行榜。于是传统的各种文学评奖在读者界的影响就变得十分有限了。书的命运在市场中沉浮，受商家左右。这也是文学逐渐与评论及研究脱节的原故。

难道我们就不能借用一下商家的排行榜，树立我们自己的排行榜，让排行榜这种富于魅力的形式张扬我们的声音吗？

这个“自己的排行榜”的特征是：

首先我们建立一个评选委员会。评委都是学会成员中长期从事当代小说研究的教授、学者和评论家。这之中，既有雷达、陈骏涛、金汉、盛英这样老一代著名的人物，也有吴义勤、洪治纲、谢有顺这样年轻一代的新锐。既有汤吉夫、陈冲、韩石山这样的作家型的学者，也有夏康达、李星这样资深的学者型的评论家。他们是当代中国小说发展动态最密切的关注者；平时阅读着大量的当代小说，对文坛的现在时与过去时了如指掌。当一篇好小说出现，他们即刻能判断这小说在当代文学三维空间中的位置，以及价值。有这样一个评委会，就保证了学术上的可靠性。

第二，我们的排行榜不是简单而草率的次序排列，而是一种“研究和评论”的结果。这也是我们与图书市场排行榜最大的不同之处。参评作品的推荐，来自于一些高等学府的中文系与文学机构的推荐。这些推荐者都是本会成员：他们按照长、中、短不同的体裁，分担初评工作。在经过广泛阅读和充分研究之后，才向评委会提出候选作品的名单。可以说，这个经过初评的候选名单，就是一种文学研究的结果。

评选委员会最后一轮的评选在天津举行。这次为期三天的最终的评选工作，依然是一次年度小说的学术研讨活动。从一篇篇作品的评价到全年小说的整体审视；从近年来的小说走向，到某一篇作品的特殊意义，评委们的话题总是往来无尽。故此，这个排行榜应被看做是中国小说学会对年度小说整体研究的学术成果。

第三，我们的排行榜的评选，坚持艺术性、学术性、专业性、民间性的原则与立场。中国小说学会是民间学术团体：一切从小说文本出发。任何作家的成就与名望，作家之间地区、民族、性别上的比例搭配，作品销售的状况等等，都不在评委视野之内。这样才可能使结果更接近于文学的纯度，使

得年度好作品与新人不至于淹没。

第四，这个排行榜的客观性反映在最终的无计名投票上。评选委员会遵循：投票前充分酝酿讨论，投票时一切听凭个人。只有在评选结果上的听其自然，才是民主原则的真正体现。

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评选的全部工作，纯属一种纯文学的活动。工作没有经费，评委没有报酬。作家型的评委个人的作品一概不能参加评选。然而评选工作却做得认真精细，不拒繁重，为了一部作品的评价往往争执不休。无须多说，这表现着学会的一种心甘情愿背负着中国当代文学事业的责任感。当然，还有学者们在“权威性”上的自信。

于是，我对前边说到的那位朋友说：

你说文坛是不是应该有这样一种排行榜。它来自于学术研究，体现学者的视野，反映着文学对自身的关切与自审？

幸好，时代文艺出版社的总编张秀枫先生慧眼识珠，注意我们辛苦所为之的事，热心将这个排行榜的作品结集成书。这一来，就使我们的排行榜与图书市场排行榜更加大相径庭。图书市场是先卖书后出榜，以榜促销图书；我们则是先评出排行榜，再将作品进一步推荐给读者。这正体现我们开展排行榜工作的初衷!图书市场针对的是书，我们针对的是作品；市场的排行榜是销售结果，我们的排行榜是研究结果。而在这次结集出书时，我们还请参评的各位评委分别撰文，评点作品，论其价值，举荐于世。这样，我们的工作便有了完美和独立的结果。

我们希望文坛多一些视角，多一些学术的声音，多一些不同标准的排行，以使读者眼中不仅仅是光怪陆离的商业化的宽银幕。

我们的排行榜会一年一度地做下去。我们相信，它对文坛渐渐会发生有益的作用。日久天长之后，读者就会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学者的视角，并通过这个深邃的视角发现到更多美丽的文学风景。

（冯骥才　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创新是前进的车轮

—— 关于200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及其它

雷　达

由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中国小说排行榜，已经举行了三届。起先不是没有被怀疑、误解和非议，后来情况渐起变化，尤其到现在它在公众和文坛的口碑，似乎偏向于肯定的居多。窃以为这是很不容易的。权威性和公众性的建立，既需要实践的检验，也需要时间的累积。当虚假、矫情、哗众取宠和耸人听闻之风甚烈，商业利益的驱动无处不在之时，要让人们相信一点真实的东西，似乎也变得困难了。然而，中国小说学会的这个“ 中国小说排行榜 ”，由于不带什么直接的功利目的，虽不敢说它绝对纯粹，却可以说其可信度是比较高的。当然，对于同一年度的创作，不同的人完全可以排出差异较大的名单，因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没有谁拥有惟一与绝对。这里我就200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及相关情况，谈谈我眼中的中国小说排行榜到底怎么样，再从几届排行榜看看我们的文学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因为是参与者，比较知道内情，先说说这个排行榜是怎么产生的，参与者的组成方式和工作方式若何。在浩如烟海的作品堆里挑出一些优秀的或有价值的作品，这项工作无论如何对读者和文坛都极其需要，而且具有信息引导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义，只是劳动量大得惊人。在每次评选之前，小说学会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评委——主要是高校的一班教授们，即组织他们的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展开了初选。他们在近一年间，密切关注创作态势，与教学工作联系起来，集中阅读上千件中长短篇小说，遂为评选打下坚实的基础，以备来年的正式评选。金汉先生在浙江师大，公仲先生在南昌大学，吴义勤先生在山东师大，王科先生在渤海大学，还有湖南的李运抟、上海的杨剑龙诸先生，大都发动学生投入筛选选工作。评委25人，涵盖面也比较宽广，由来自全国各地长期从事小说理论研究、小说评论，以及创作的专家、学者、作家构成。评委会形成了并非刻意为之的“三结合”格局，即：教授、学者、评论家的结合；高校、研究所、作家协会的结合；还有老、中、青三个年龄段的评委的结合。于是，正像会长冯骥才先生所描述的：其中既有何向阳、洪治纲、阎晶明、谢有顺、杨扬、李国平这班评坛新锐，也有陈骏涛、李星、夏康达、盛英等评坛宿将，更有那汤吉夫、陈冲、韩石山等一身而二任的作家型评论家，可谓代表性、学术性、专业性兼而备之。

我以为最重要的还不在这里，而在于中国小说学会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专门研究小说的民间社团，明确提出了艺术性、专业性和民间性的评选标准，提出一切从文本出发，只面对文本的要求。这是颇为明智的。它有一系列的“不考虑”：不考虑作家的名气，不考虑作品发表的刊物和出版社，不考虑作家的年龄，性别，地区诸因素，更不考虑评委与作家之间的人际关系。于是尽可能地将非文学因素排除在外，于是排行榜不时出现了如下情景：有些人气很旺的名家的某作品落了马；有些在别处获了大奖的作品在排行榜中却不见踪影；有些在媒体上喧腾一时的作品却遭到淘汰；有些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一夜之间，跃升榜眼。这一切其实是很正常的，所谓仁者见之为仁，智者见之为智。真正有潜力的新进才俊可乘势而起，真正有底气的名家有可能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激发。

在我看来，另一点也很重要：这个排行榜是没有奖金的，上了榜的作者，没钱，只有一种承认，一种评价，一种荣誉。这在商品化时代比较稀见。据说不少上榜作家还是很兴奋，他们不在乎钱。这就对了。写作者之间的竞争，说到底，不就是才情和创造力的竞争吗？现在高金额的大奖频频出马，企业家豪气入云，斗胜争富，大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势头，好像奖金越高评奖档次也越高，作品的艺术性也跟着高了上去。事情当然决非如此简单。对于中国文坛来说，我不担心别的，只担心没那么多配得上巨额奖金的作品，也就是说，担心好作品的生产速度赶不上奖金增长的速度。

若问这届排行榜的最大特点是什么，我以为是在严格权衡艺术质量的前提下，突出了“双新”——一是拔擢新人；二是鼓励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事实上，这也是连续三届排行榜的共有特色。先说新人。前年的排行榜就曾冒出几个不为人注意的新角色。赫然上榜的长篇小说《大漠祭》，其作者雪漠，是甘肃武威的一个小学教师，农家子弟，一直在贫困和艰窘中拼搏。他用多年时间写

成的这部长篇，是从他的刻骨体验，从他的家人和乡亲们的严峻生存中提炼而出的。在书中，西部农民那顽强、坚韧、诚实、豁达的形象被描绘得十分深刻，人物的复杂性被揭示得惊心动魄，而“大漠”作为一种雄浑的、酷烈的意象，强有力地抒发着西部生存的诗意和民族精神的伟大。《大漠祭》的语言也很鲜活，富于质感，生动而又幽默，常有对西部方言改造后的新词妙句，耐人咀嚼。应该说，雪漠及其《大漠祭》的日益为人所知，与中国小说排行榜有较大关系。连续两届以短篇《准备好了吗》和《把门关上》上榜的戴来，是从苏州嫁到河南新乡的一个自由撰稿人。她曾是所谓“七个美女作家”之一，媒体上很宣传过一阵子。其实，她的创作跟人们熟知的某些美女作家的路径并不相同。作为新生代女作家，戴来除了新一代共有的敏锐的艺术感觉和新异的看事物眼光外，还突出的显现了其特有的艺术个性。在创新与传统、虚与实、荒诞与逼真、假定性与现实性的关系上，揉和的比较自然，于是能在朴实的形式里装戴现代性的感悟。她重视小说的故事性并讲究构思的巧妙和意外。善于观察和表现生活中某些微妙难言的情境。当然是以新生代特有的方式。她的小说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男性，而她又总能写出这些不同年龄的男子无奈而尴尬的生存情状。戴来于去年摘去了首届春天文学奖(专门奖给30岁以下的新人的奖项)的桂冠，实非偶然。张者也是今年引人注目的新秀，在去年的排行榜上，他的中篇《唱歌》仅居方方《奔跑的火光》之后，名列第二，也不是没有来由的。他擅长表现青年知识者的苦闷和困惑，表现当今大学校园里知识分子的生存相和价值观念的急剧分化，作品充满了机趣和芒刺，让人蓦然想起其灵感也许来自以钱钟书为代表的知性传统。

本届排行榜的新人同样惹人注目。因为只是面对文本，以致长篇头一名《解密》的作者麦家的来历，谁也说不清，简直像一个谜。《解密》的大获青睐，无疑有其题材优势，仅就它以波诡云谲之笔刻画了容金珍这位数学奇才的惊人智慧和悲惨命运而言，已足以让人刮目相看。但它的优胜又并不只在题材。作者描写了天才的强大，也写了天才的脆弱，那假定性的设密与解密，具有极强的象征意味。长篇《把山羊和绵羊分开》的作者张懿翎同样值得一谈。她是资深编辑，以为人作嫁谋生，其才华难得有充分展露的机会，一直以来，我们的文化似乎也在鼓励他们最好放弃自己的写作。当张懿翎把这部凝结着她刻骨的人生体验的作品捧出来时，读者大感惊讶，其语言风格就令人称奇。人们不因其出于一位编辑之手，或轻看它或高看它，这显示了某种公正性。这次天津作家王松以一篇《红汞》浮出，也是一个亮点。王松写了好多年，其作品大都在重要刊物上刊出，他本人则从死亡边缘上爬回来，不屈不挠地坚持着写作。但他经常不可思议地总是被“漏掉”，直到去年才出了第一本书，个中原因颇难索解。这次他作为“新人”被发现，虽然晚了一点，仍不失“发现”的意义。

没有创新文学就没法前进，说创新是文学的生命，是不错的。自上世纪

九十年代以来，写实之风覆盖了文坛，整个小说界缺乏想象力、虚构力和假定能力，虽然关注生活的焦点在不断变换，但在艺术上比较单调。我们的作家总是喜欢背对未来，面对历史。依我看，现在我们又到了呼唤打破传统写法的时候了。比如，陕西的红柯，固然并非新手，他主要在中短篇领域活跃，前年有中篇《库兰》上榜，但去年其长篇《西去的骑手》之被推举，却包含着出新之意。作品写新疆往事，以著名的尕司令马仲英气吞万里如虎的英姿和盛世才极具魔力的性格为基本支点，以充满英雄豪气和浪漫色彩的语言，展开了一幅奇异而雄浑的野史长卷。我理解，评委们之所以垂青于它，恐怕主要还是看好作者风格的罕见——在这个物质化实惠化的时代，马仲英的犷悍而奇崛的形象，无论在审美价值上还是人文价值上都是卓尔不群的。上一届李洱的《花腔》，最大特色在于叙述上的创新和历史观上的崇尚偶然性，以几个当事人的口述和大量引文来交叉叙述，不同人物以不同的腔调言说同一历史迷案，故有“花腔”之称。这种实验小说，或先锋性长篇，在今天无异于凤毛麟角，排行榜将其醒豁地提出，便有了文学生态学的某种意味。以上一届上榜的六部长篇而论，莫言在《檀香刑》中对民族化，民间化叙事的刻意追求，成一在《白银谷》中的宏大叙事，阎连科在《坚硬如水》中的解构文革，阎真在《沧浪之水》中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拷问，都各有新的开掘和延展。这届排行榜，似乎更加注意到了创新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例如毕飞宇，他连续以中篇《青衣》《玉米》上榜，这届又以短篇《地球上的王家庄》上榜。并非评委们格外垂青于他，而是他确乎能不断拿出新鲜的成果，每部皆有其独到的深刻之处，不论对女性的理解还是对乡土的理解。如果说中国小说排行榜把相当大的注意力集中到形式的创新上了，那倒也真是摸准了它的取向。形式是内容的积淀，有时候形式确能起到决定作用。在这里，我无法一一评述本届排行榜和上几届排行榜的作品，只能撮其要点，略加点评。要问，从连续三届排行榜的作品能看出些什么？那么是否可以这么说：中国当代小说仍在生长着，发展着，日渐成熟着，并不断显示其活力——活力的重要表现是沿着两个方向前进，一是现代意识的本土化借鉴，一是传统资源的现代化改造。也许，我们与世界意义上的小说艺术还有差距，但我们正在稳步地前进。

（雷达 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

2002年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会

主　任：

冯骥才	（天 津）	中国文联副主席 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副　主　任：

雷　达	（北 京）	评论家
陈骏涛	（北 京）	评论家
汤吉夫	（天 津）	教　授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科	（辽 宁）	教　授
杨　扬	（上 海）	教　授
杨剑龙	（上 海）	教　授
李　星	（陕 西）	评论家
李大鹏	（天 津）	教　授
李运抟	（湖 南）	教　授
李国平	（陕 西）	评论家
吴义勤	（山 东）	教　授
何向阳	（河 南）	评论家
陈　冲	（河 北）	评论家
陈公仲	（江 西）	教　授
张春生	（天 津）	评论家
张渝生	（江 西）	教　授
金　汉	（浙 江）	教　授
洪治纲	（浙 江）	评论家
夏康达	（天 津）	教　授
盛　英	（天 津）	评论家
阎晶明	（北 京）	评论家
韩石山	（山 西）	评论家
谢有顺	（广 东）	评论家（缺 席）
谭　湘	（河 北）	评论家

2002 年中国小说排行榜

短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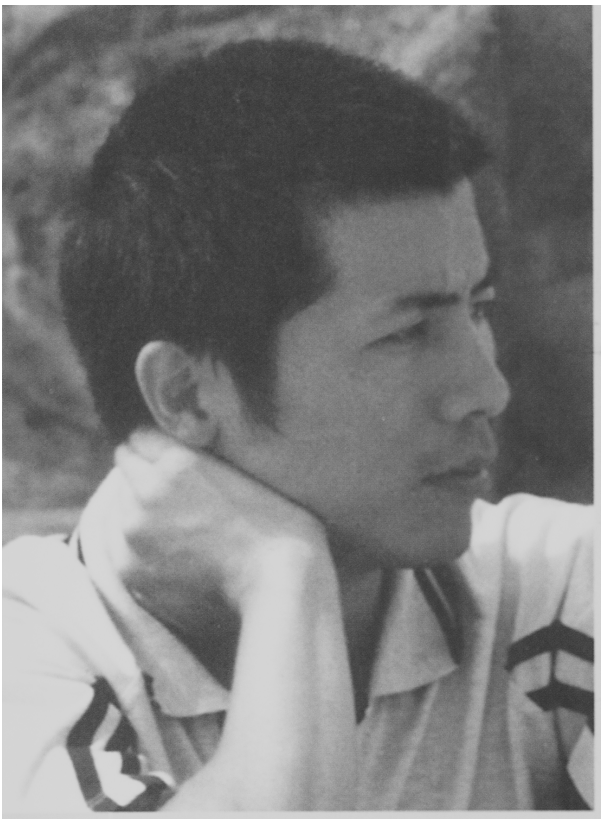
1、《地球上的王家庄》　毕飞宇　《上海文学》2002 年 1 期
2、《黑猪毛　白猪毛》　阎连科　《广州文艺》2002 年 9 期
3、《猫与鼠　也缠绵》　陈忠实　《长城》2002 年 5 期
4、《库麦荣》　贾平凹　《人民文学》2002 年 10 期
5、《白雪猪头》　苏　童　《钟山》2002 年 1 期
6、《上边》　王祥夫　《花城》2002 年 4 期
7、《我爱小丸子》　潘向黎　《创作》2002 年 4 期
8、《突厥》　杨剑敏　《钟山》2002 年 4 期
9、《李大筐的脚和李小筐的爱情》　尉　然　《北京文学》2002 年 5 期
10、《给马兰姑姑押车》　刘玉栋　《天涯》2002 年 3 期

中篇小说

1、《遥远的温泉》　阿　来　《北京文学》2002 年 8 期
2、《松鸦为什么鸣叫》　陈应松　《钟山》2002 年 2 期
3、《红汞》　王　松　《收获》2002 年 3 期
4、《瓦城上空的麦田》　鬼　子　《人民文学》2002 年 10 期
5、《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　孙惠芬　《人民文学》2002 年 1 期
6、《救灾记》　陈世旭　《人民文学》2002 年 8 期
7、《七宝楼台》　陈　平　《收获》2002 年 6 期
8、《猜到尽头》　东　西　《收获》2002 年 3 期
9、《过滤的阳光》　衣向东　《时代文学》2002 年 4 期
10、《家园》　艾　伟　《花城》2002 年 3 期

长篇小说

1、《解密》　麦　家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
2、《把绵羊和山羊分开》　张懿翎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年 7 月
3、《远去的驿站》　张一弓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2 年 5 月



毕飞宇，1964 年 1 月生于江苏兴化，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从教3年，后从事新闻工作，1998年入江苏作协，任某杂志社编辑至今。

80 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出版长、中、短篇小说计 150 万字，并有小说集《慌乱的指头》、《祖宗》、《睁大眼睛睡觉》、《青衣》、《款款而行》等多部。

地球上的王家庄

毕飞宇

我还是更喜欢鸭子，它们一共有八十六只。队长把这些鸭子统统交给了我。队长强调说：“八十六，你数好了，只许多，不许少。”我没法数。并不是我不会数，如果有时间，我可以从一数到一千，但是我数不清这群鸭子，它们不停地动，没有一只鸭子肯老老实实地呆上一分钟。我数过一次，八十六只鸭子被我数到了一百零二。数字是不可靠的，数字是死的，但鸭子是活的，所以数字永远大于鸭子。每天天一亮我就要来放鸭。我把八十六只也可能是一百零二只鸭子赶到河里，再沿河赶到乌金荡。乌金荡是一个好地方，它就在我们村子的最东边，那是一片特别阔大的水面，可是水很浅，水底下长满了水韭菜。因为水浅，乌金荡的水面波澜不惊，水韭菜长长的叶子安安静静地竖在那儿，一条一条的，借助于水的浮力亭亭玉立。水下没有风，风不吹，所以草不动。

水下的世界是鸭子的天堂。水底下有数不清的草虾、罗汉鱼。那都是一览无余的。鸭子们一到乌金荡就迫不及待了，它们的屁股对着天，脖子伸得很长，全力以赴，在水的下面狼吞虎咽。为什么鸭子要长一只长长的脖子？原因就在这里。鱼就没有脖子，螃蟹没有，虾也没有。水底下的动物没有一样用得着脖子，张着嘴就可以了。最极端的例子要数河蚌，它们的身体就是一张嘴，上嘴唇、下嘴唇、舌头，没了。水下的世界是一个饭来张口的世界。

乌金荡同样也是我的天堂。我划着一条小舢板，滑行在水面上。水的上面有一个完整的世界。无聊的时候我会像鸭子一样，一个猛子扎到水的下面去，睁开眼睛，在水韭菜的中间鱼翔浅底。那个世界是水做的，空气一样清澈，空气一样透明。我们在空气中呼吸，而那些鱼在水中呼吸，它们吸进去的是水，呼出来的同样是水。不过有一点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哭了，我们的悲伤会变成泪水，顺着我们的面颊向下流淌。可是鱼虾们不一样，它们的泪水是一串又一串的气泡，由下往上，在水平面上变成一个又一个水花。当我停留于水面上的时候，我觉得我飘浮在遥不可及的高空。我是一只光秃秃的鸟，我还是一朵皮包骨头的云。

我已经八周岁了。按理说我不应当在这个时候放鸭子。我应当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们讲刘胡兰的故事，雷锋的故事。可是我不能。我要等到十周岁才能够走进学校。我们公社有规定，孩子们十岁上学，十五岁毕业，一

毕业就是一个壮劳力。公社的书记说了，学制“缩短”了，教育“革命”了。革命是不能拖的，要快，最好比铡刀还要快。“咔嚓”一下就见分晓。

但是父亲对黑夜的兴趣越来越浓了。父亲每天都在等待，他在等待天黑。那些日子父亲突然迷上宇宙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喜欢黑咕隆咚的，和那些远方的星星们呆在一起。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手电，一手拿着书，那本《宇宙里有些什么》是他前些日子从县城里带回来的。整个晚上父亲都要仰着他的脖子，独自面对那些星空。看到要紧的地方，父亲便低下脑袋，打开手电，翻几页书。父亲的举动充满了神秘性，他的行动使我相信，宇宙只存在于夜间。天一亮，东方红、太阳升，这时候宇宙其实就没了，只剩下满世界的猪与猪，狗与狗，人与人。父亲是一个寡言的人。我们很难听到他说起一个完整的句子。父亲说得最多的只有两句话，“是”，或者“不是”。对父亲来说，他需要回答其实也只有两个问题，是，或者不是。其余的时间他都沉默。父亲在沉默的夏夜迷恋上了宇宙，可能也就是那些星星。星空浩瀚无边，满天的星光却没有能够照亮大地。它们是银灰色的，熠熠生辉，宇宙却还是一片漆黑。我从来不认为那些星星是有用的。即使有少数的几颗稍微偏红，可我坚持它们百无一用。宇宙只是太阳，在太阳面前，宇宙永远是附带的，次要的，黑灯瞎火的。

父亲在夜里把眼睛睁得很大，一到了白天，父亲全蔫了。除了吃饭，他的嘴巴永远紧闭着。当然，还有吸烟。父亲吸的是烟锅。父亲光着背脊蹲在田埂上吸旱烟的时候，看上去完全状是一个庄稼人了。然而，父亲偶尔也会吸一根纸烟。父亲吸纸烟的时候十分陌生，反而更像他自己。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天井里，翘着腿，指头又长又白，纸烟被他的指头夹在中间，安安静静地冒着蓝烟，烟雾散开了，缭绕在他的额头上方。父亲的手真是一个奇迹，晒不黑，透过皮肤我可以看见天蓝色的血管。父亲全身的皮肤都是黑乎乎的。然而，他手上的皮肤拒绝了阳光。相同的状况还有他的屁股。在父亲洗澡的时候，他的屁股是那样的醒目，呈现出裤衩的模样，白而发亮，傲岸得很，洋溢出一种冥顽不化的气质。父亲的身上永远有两块异己的部分，手还有屁股。父亲的眼睛在大白天里蔫得很，偶尔睁大了，那也是白的多，黑的少。北京的一位女诗人有一首诗，她说：“黑夜给了你一双黑色的眼睛，你却用它来翻白眼。”我觉得女诗人说得好。我有一千个理由相信，她描述的是我的父亲。

父亲从县城带回了《宇宙里有些什么》，同时还带回了一张《世界地图》。世界地图被父亲贴在堂屋的山墙上。谁也没有料到，这张《世界地图》在王家庄闹起了相当大的动静。大约在吃过晚饭之后，我的家里挤满了人，主要是年轻人，一起看世界来了。人们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世界是沿着“中国”这个中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